

【杂拌儿】

雷声起

■王太生

天上响着雷，那雷声像从大铁板上滚过，有七八只大铁球，从铁板的一端滚向另一端，声音空而闷。

——这是惊蛰时，百虫睡醒，雷声起。

电闪雷鸣的夜晚，会让人害怕，尤其是一个稚拙如嫩藕的少年，看到外面闪电如蛇，照亮暗夜，雷声在远处响起。

我在郊野的屋檐下看过湖上闪电，那道闪电，从上而下，直蹿湖心。湖上闪电，以暗幕作衬托，镜像分明。有时，闪电若老树根须，呈放射状，陡然升空炸裂，又慢慢暗散。

湖上闪电，让一片大湖瞬间暗夜变白昼，又从白昼转到暗夜，终是随着雨云的飘去，也就越闪越稀，直至消失。

雷声让一个少年觉得隆重而有趣，甚至窃喜。隆隆雷声像过节时的礼炮，在天空响起，在头顶响起，彼时尚未觉得害怕和危险。

那是十八岁，我在家乡的城河游泳，那时候我刚刚学会狗刨式，能游个十来八米远，并且才学会了仰泳，水性不佳，却敢躺在一只气充得鼓鼓的橡皮轮胎上，在河中心划游。那时，我是仰面躺着的，眼睛看着铅灰色的天空，两边景物轮廓在一点一点地往后移……那日午后，不知怎么就突然下起了雨。黄豆大的雨滴砸在河面上，河面溅开一朵朵透明雨花。我那时也没注意周围，反正觉得水面上有四五个人，分散在我的前后左右，就像四五条鱼。雷，在城河的上空擂鼓，鼓声不大也不小，我在水面听得清楚。在水面听着雷声，有回音，似觉得

在一条河里游泳也壮怀激烈。

下雨了。雨脚像鞭子，打得庄稼叶子沙沙作响。闪电亮起，照亮田垄。雷声也跟着来了，轰隆隆、轰隆隆，有雷电来助阵，种地有时候真热闹。雷声和闪电，虽让人觉得害怕，但对于少年，或是一念固执的人，却是猎奇和亢奋。在杂志上读到一个故事，说是一个人喜欢抓拍闪电，他在旷野上奔跑，在雨声里呼号，拍了各种情形的闪电图，还举办了以闪电为题材的摄影展……如果没有雷声和闪电，多无聊呀。生活本来是寂寞的，需要一两下子雷声来添热闹；漆黑的夜晚，需要几道闪电照亮四周。

小时候，总是对雷电惧怕，但又好奇。跟外婆去乡下老家看望她的一个亲戚，那个老太，其实也是外婆的长辈，六七十岁，住在一个茅草窝棚里。那个下午，天忽然阴了下来，还起了风，快要下雨。我逞能，帮老太放下支窗户的木棍，又放下门口用来挡风雨的草帘子。雨，自然是很快就下了，在那个暗夜，我听到雷声，看到闪电照亮之下的芦苇荡，芦苇叶片的光线，一面暗，一面亮，在风中刮得哗哗作响，豆大的雨点噼里啪啦打在芦苇上，声响很大。我到现在还清楚记得，那是许多年前，闪电照耀、雷声伴奏下的芦苇，虽然离我很遥远了，但依然挺立在一道闪电和几声闷雷之中。与其他地点有所不同，它是生发于芦苇荡上空，一灯如豆，飘忽不定，显得苍渺而迷茫。小茅屋，现在看来，就像一只在风雨中飘摇的鸟巢。

荡荡。

延安，我们来了！我们这群在旅途中迷茫的人，人生的无奈，生活的不如意，却在一次神圣旅途，被挡在了宝塔山下。黄土高原的记忆深处，找到长久的精神皈依。

我们共同抗战，我们一起去抗战……

【诗生活】

新年

■沈宏

新年如旧。窗外的冷雨，淅淅沥沥
蜗居在新日子的静，有些安逸
你如我一样，又年长了一岁
仿佛突然需要增加老花镜的度数，才能看清

我俩面对面坐着，做着各自爱好的静事
你边织着毛线衣，边静听我
拙重的毛笔入纸时
因发生摩擦而产生的细微之声

【风景客】

龙门听鼓

与黄沙万里的苍茫全然是两种风骨。沙漠辽阔，处处是路，亦处处迷途，而这里，卵石小巷纵横交错，千年雄浑犹在，传奇不绝，驿动不止。

我们辞别以远黛近翠为背景，与天同色的富春江后，向古镇进发。望见开阔地矗立的“龙门”石牌坊，我知道，古镇到了。踩着错落有致的卵石路，望见“孙权故里”四字，心头蓦然一震。

站在古镇最高的桥上俯瞰，溪水清澈见底。龙门溪在明代的跃龙桥下，将身子扭成S形，绕宅穿户，曾照妇人浣衣，映影孩童嬉水。桥头巷口，店门大开，露出不锈钢操作台上写着的“龙门面筋”——外皮焦黄酥脆，内馅鲜润，相传是当年吴国大为孙权出征特制的吃食。

沿溪入老街，思源堂便到了。这里的一梁一柱，一砖一瓦，都藏着孙氏宗族的迁徙与耕读。再往前，工部牌楼静立，这是纪念督造郑和海船的孙坤建的，与民居相依，成了溪畔最有故事的转角。

过万庆桥，踏大婆桥，两岸石栏斑驳，溪水潺潺。一群白鸭一字排开，静立水中，它们将头埋入羽翼，水面轻摇倒影。不远处，游人举着手机拍橘猫，那猫很是淡定，揣爪蹲坐，望向溪流，没分给他半个眼神。

某个特定的时段，大自然的声影光电，丰富并安慰着那些寂寞小人物平淡无奇的寻常日子。

有雷声的夜晚，父亲一个人在河流上扳鱼，他的竹罾支在一溜木排上。木排是附近木库从外面运回来来不及拖上岸而放置在河流里的，那一溜木排成了父亲支网的好地方，离河中间更近。有着闪电细雨的夜晚，父亲依然在木排上守着竹罾，细雨密密地下着，闪电虽然不强烈，也离得遥远，四周安静，那大概是别处的闪电，不时划破夜空，却帮父亲把夜晚的河流照亮。被闪电照亮的夜晚，父亲一个人在河流上不孤单，他有隐隐的雷声和遥遥的闪电陪着，夜晚的河流，在声响和色彩上很丰富，也很声张、热闹，像一个集市，父亲在河流木排上捕鱼。

人在雷声面前是心虚的，尤其是做了坏事、错事，总觉得有一只眼睛在看着他，就像我小时候浪费饭粒，下雨天，害怕响雷打头。

雷是生命的宣誓，从天而降掷地有声；电是一次思想的交融与照亮。有时候，我们总是回眸，曾经有过的一次强对流的情感碰撞，辘辘车马走过的路，轰然作响。在做人生这道选择题时，有过犹豫不决，内心正下着一场雨，有着让人难以忘怀的电光石火。生活就像戏剧，有矛盾和冲突，高潮和结局。某个时段，有人徘徊、彷徨，最后咬咬牙作了定夺。

人们敬畏自然，注重节气里的仪式感。一年中，最庄重的日子，总是侧耳聆听那初春时的雷声起。

【在人间】

台阶下的绿蓝花

■冯娟华

和女友走路，庆丰桥弓着背，一如既往等在夕阳里。桥堍的台阶下，一株绿蓝花长在石头缝里，开着明艳的小花，在脚边摇曳。

我笑着说：“植物和人一样，没有办法选择出生，落在哪里，就在哪里生根，真是半点不由人。”走在身边的女友，突然蹲下身，一遍又一遍地用手轻轻抚着小花，斜阳落在她脸上，好像镀了一层金色的微光。晚风轻拂，蝉鸣声声，我一个劲儿催她走路，女友扬起脸，已是泪流满面。我一时不知所措，不知道哪里说错了话。

台风来临前的霞光，总是风云变幻，一朵硕大的乌云飘来，天色逐渐灰暗，女友用手指拭去眼角的泪水，长叹一声，缓缓开口：“正因为我不能选择我的出生，就和这绿蓝花一样，只能在石头缝里，拼尽全力而活。你看，有些植物的种子，落在肥厚的土壤，有些飘散在风里，有些落在石头堆里，我曾多么希望自己也永远飘在尘埃里，不要落地。”

我默不作声地坐下，看天边一抹夕阳慢慢滑进白洋河。女友的童年故事乘着夜色的翅膀，在我耳边荡漾。

女友说：“今天，我已经有勇气揭开这个厚重的伤疤。六岁那年，父亲在隔壁邻居家的大衣橱里，一丝不挂被人揪出来，同时揪出来的是一桩陈年丑事。村里的看客围了里三层外三层，如一群探着头的麻雀，叽叽喳喳。我就这么眼巴巴地看着父母厮打，扭成麻花一样，母亲披头散发的模样，父亲愤怒、扭曲的脸庞，走马灯似的晃在眼前。我浑身发抖，不知道该怎么面对明天的太阳，天会塌吗？我仰起头，眼泪无声地滑落。”

“母亲摔门而出，我追着她跑，扯着她的衣角，母亲狠心推开，头也不回地走了。后来，在家附近的河道里，母亲被打捞上来，我只看见她被水浸泡得发白的手和硕大的肚皮。家，里里外外，被舅舅他们砸了个稀巴烂，屋顶的瓦，也成了泄愤的工具，倾了一地。烧饭的锅，个个底朝天，透着天光，是啊！人都没了，还吃个啥饭呢。父亲早已逃得无影无踪，祖母抱着头，缩在猪舍里，像个煮熟的大虾，佝偻着枯萎的老腰，等待着岁月无情的推搡。我眨巴着眼，就如冬日的一枚枯叶随风翻滚，不知道滚向哪里。”

“苦难的日子，就这样突然来临，祖母把我安顿在和猪舍相邻的小柴房里，闻着猪屎的臭味，听着老母猪‘呼噜呼噜’的打鼾声，我缩在用门板搭就的床上，瑟瑟发抖，之前一直倚着母亲，才能安心入睡，可如今，家破人亡，我也成了一个累赘。祖母好像变了一个人，她温和的笑容，被西风吹跑了，她每天哭丧着脸，拼命扑在地里劳作。晚上，她昏昏沉沉躺在我脚边，半句话不说，就陷入黑暗中。我搂着她枯柴一样的脚，不敢出声，只能听凭眼泪一颗又一颗滑下来，湿透了枕巾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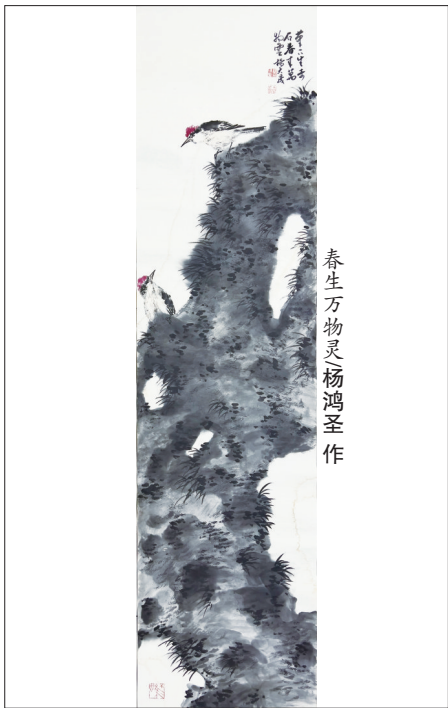
夜色慢慢包裹了我们，女友还是不紧不慢地说：“你知道吗？我曾痛恨父母，一遍遍地问自己，他们为什么要把我生出来？这是一道无解的难题，我曾困在这个问题里，痛到无法呼吸。”

我早已听得泪水涟涟。

女友祖母临死前的话，还是拯救了她，这个目不识丁的老妇，拉着她的手，气喘如牛：“我苦命的儿，我也不想生出你父亲这样的儿子，可命运半点不由人，要记着，天不会塌，黑夜走了，就是白天。”

天不会塌，成了这个女孩的座右铭。她从贫瘠的农村走出来，成了一名救死扶伤的医生。

绿蓝花在台阶下模糊成指甲大小的白点儿，女友拢了拢被风吹散的长发，暗夜里的双眸，依然光彩夺目。



春生万物灵杨鸿圣作

【有所思】

向延安

■柳文龙

一路向北，独轮车的轮子从来就是裹挟人与自然的力量之神，从来没有迟疑、停顿。

延安，那里有我们神往的纬度，构筑理想主义者的山谷，和革命青年不断追求的理想信念。

芨芨草领命十里春风，勇敢地面对虫啮、地火、冰雹，当然，还要防范天龙八部中恶魔的围堵和吞噬……

我们难以漠视远逝的呼啸声。是的，人生不是逝去，而是充实。我们不是在度过每一天，而是在用自己所拥有的东西填满每一天！

“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，存在于民众之中。兵民是胜利之本。”——伟人的至理名言，对追求真理、共同抗战的一群年轻人，就是一股劲吹的东风，浩浩